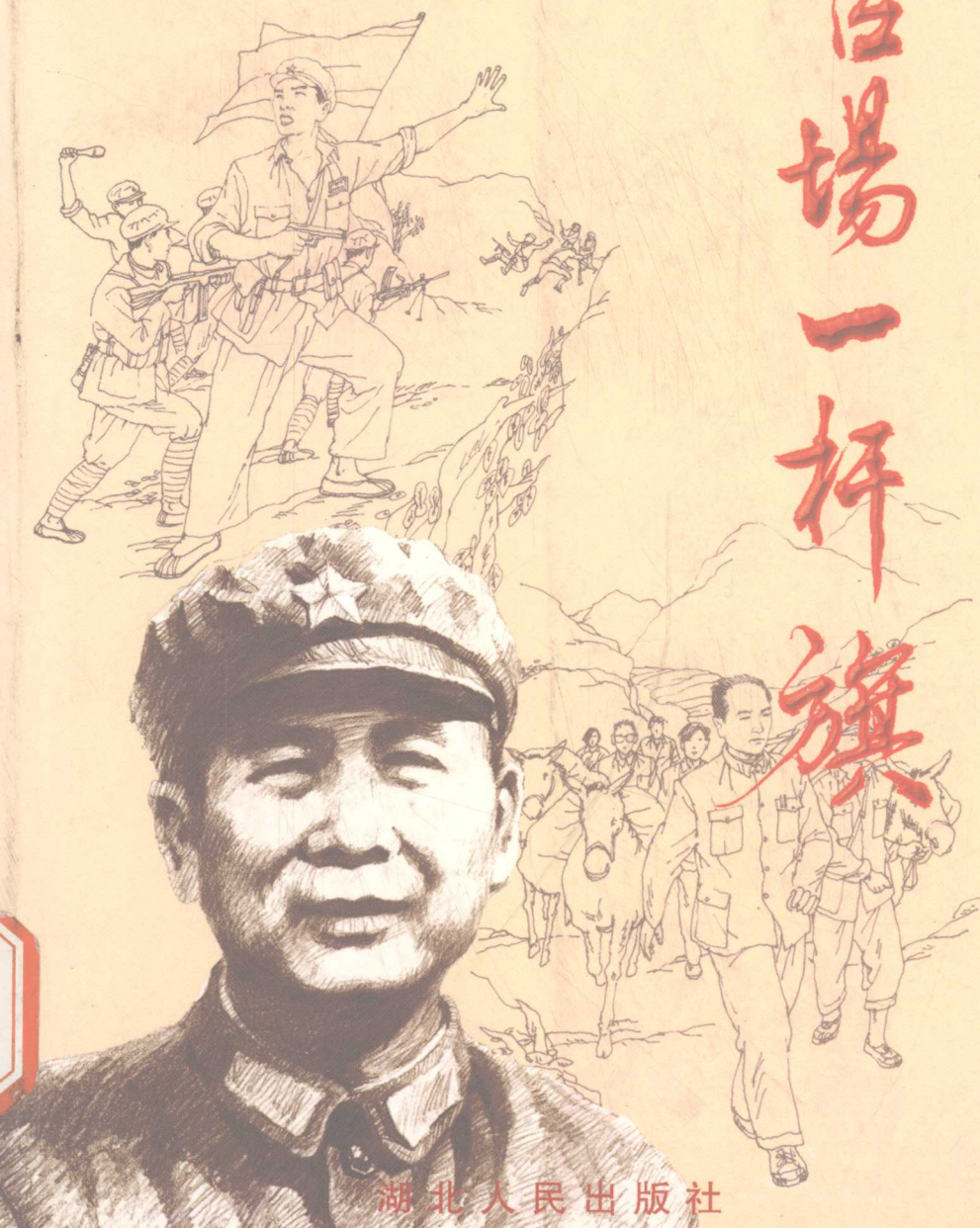


鲁力 著

官場一杆旗



湖北人民出版社

官場一杆旗

魯力 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鄂新登字 01 号

官 场 一 杆 旗

鲁 力 著

出版: 湖北人民出版社
发行:

地址: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 430022

印刷: 湖北日报社印刷厂
开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字数: 503 千字
版次: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印数: 1 - 2 000

印张: 20. 125
插页: 12
印次: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8. 00 元

书号: ISBN 7 - 216 - 03059 - 1/D · 538

怀念老省长

(代序)

张学高

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共产党
的优秀领导干部，湖北省省长，如政委
张体学同志，离开我们已二十多年了，但是
他永远活在湖北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心中。

《征途一杆旗》就是最好的历史见证。

《征途一杆旗》是晋力同志撰写的纪实小
说，讲的是老省长张体学在新中国建国初期
和大跃进“左”倾错误导致经济极端困难时
期的故事。这个故事真实感人，发人深省，读
后颇受启发、颇受教育。晋力同志毅然为此书
作序，我欣然允之。

这部纪实小说，形象、生动地再现了体学
同志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高尚的道德情操。虽
然小说描述的只是体学同志革命生涯中的某些
片段，但却淋漓尽致地刻画出一个党性原则强、
思想境界高、工作作风严谨、生活作风简朴、
性格刚直的党的领导干部形象。

体学同志早年投身革命，戎马半生，是鄂
豫皖一带有名的战将。新中国诞生前夕，他参
与硝烟弥漫的战场，腰下了战马，投入地方建
设。从此，他便在湖北这块殷红的土地上，开
始了新的长征。体学同志曾先后任湖北省省
长、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兼任湖北省军

政治委员。他在任期间，勤政爱民，经常出巡，踏遍了湖北的山山水水，大江南北，广大城乡到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为湖北的党政建设、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殚心沥血，鞠躬尽瘁，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他为党、为人民、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了毕生的精力，创建了令人瞩目的业绩，在湖北人民心中树起了一座又一座丰碑。

体学同志对党、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忠心耿耿，对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坚定不移，始终保持着无产阶级的本色。他襟怀坦荡，光明磊落，坚持真理，敢于直言，且能顾全大局。他无私无畏，严于律己，廉洁奉公，艰苦朴素，与群众同甘共苦。他深入实际，联系群众，同老战友交朋友，同老百姓心连心，经常轻车简从，了解真情，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为民排忧解难，为国分忧。他团结干部，关心同志，严格要求，谆谆教导，常说对干部严是爱，纵是害。他和干部的关系，既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又是同志关系，也是朋友和兄弟。

体学同志是楷模，是一杆旗，是一代风范。干部、群众称他是政治鼓动家、社会活动家，更是实干家，永远值得我们学习。今天，我们在讲政治、讲学习、讲正气，以“三个代表”的标准从严治党的时候，应该以体学同志为楷模，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紧密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大力反腐倡廉，把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全面建设不断推向前进。

目 录

叶青夜访省长	1
C 城大饥荒	10
走险关家河	18
省长和劳模	27
何汉芬打探真情	36
魏公之死	45
何店事件	54
王任重和桩号	64
狮子口连遭共产风	71
张体学进京	79
直罗镇“宰牛”	88
众说“三合粉”	97
郑天喜起落	105
为黄燕翻案	112
试验田风波	123

2 官场一杆旗 目 录

管住自己的嘴	134
探山情省长惊魂	143
小溪沟沉冤	155
一百里想到一万里	165
揭盖子	175
界岭斗虎	185
寻访箭河洞人	195
带着王良生求援	203
过阎王鼻子	212
追踪平冤	222
策马猪山岛	232
县长调兵难省长	240
福星高照	249
情系弱者	258
省长“净车”	266
误点鸳鸯	275
为民争地	283
汨别周修阳	292
省长“下河”掏粪	302
治吏	310
今日省长报告	319
怒斥贪贼	326
放鹰台的“单飞雁”	336
就是要百姓占便宜	345
省长微服访闹市	354

说挂钩叶青献计	362
给小马说亲	371
赵天亮出差	381
突破“大马铁”	390
省长挥毫泼冷水	399
保护老实人	410
饿着肚子逃宴	419
共谋驯汉水	428
省长被拉了官差	436
为民操大心	445
巧解移民结	455
躬亲深知民苦	464
夜走槐树垭	473
吴保山又犯“天条”	482
寻访高山独户	492
再上老爷岭	500
省长考官	510
张可喜的黑账	519
许贵“借官”	528
八步滩在何方	538
山乡福路	547
铁鹰“卧底”	557
讲政治抓大事	569
为百姓·倒过来	578
省长夜见请愿人	589

4 官场一杆旗

目 录

奇怪的现场会	599
丹江“下马”风波	608
为人间留下正气	620
“今日还了人民债”	629

叶青夜访省长

美是一种善,其所以引起快感,正因为它善。

——亚里斯多德

中国的中原地区,武汉市的东湖旁边,有一个非村非镇的地方,小地名也带有一个“湖”字,人们管它叫水口湖。

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天寒地冻,水口湖的马路上,已没有人走车行,如乡村的黑夜一样寂静;除偶尔跑出一条狗,别无活动的物体。然而这里却不是非凡之地。它是全省的政治中心——省的“四大家”所在地。如果把一个省比作一个人,这水口湖就是人的心脏。所以就是在困难的时候,马路上的路灯在晚上绝对保证是亮着的。省委、省政府的办公楼、院门,日夜有哨兵,行人不能踏警戒线。

这时,新岗村那边过来了一个人,此人四十上下年纪,个儿不高,路灯却把他的身影拉得老长,他径直向省委大门的哨所走来。哨兵睁圆了眼,警惕地盯着那夜行人! 只见他快要踩到警戒线时,却一转

身，向张家湾方向去了。

张家湾，农村的地名，却没一户是农民。这是一个藏龙卧虎之地，省里好几个“大头头”——省长、副省长就住在这里。那夜行人边走边左顾右盼，前瞄后瞄，怕被人看见。他探头探脑地进了张家湾找到了他要找的目标——一座小楼。他又看看周围没人，就壮着胆子向小楼靠近。他刚踏上小楼的第一个台阶，忽然，一只手从背后抓住了他的肩头。

“别动！”

“啊！”夜行人大吃一惊！当他知道背后抓他的是张家湾的巡逻警卫人员时，他的心才落到了肚里，并自我介绍说：“别误会，别误会，我是叶青，省教育厅的厅长，我有要紧事要见张省长。”

“啊，是叶厅长！”警卫人员也听出了声音，是叶青，忙松开了手，口气非常客气地说：“这么晚了，怎么不坐车来，我们还以为是坏人哩，对不起呀！”

叶青说：“没啥没啥。要能坐车来，我也不会晚上来的。”

警卫人员要叶青到客厅等一会，他上楼去通报。

不一会，楼上的灯也亮了，省长张体学一面扣着衣扣，一面“咚咚”下楼来了。

“叶青同志，深夜来访，必有大事，什么事？”省长亲切地说。

“省长”，叶青忙站起来，“这么晚了，打扰你休息，实在对不起……”

“别说客气话”。张体学要叶青坐。叶青坐下了，却哭丧着脸，似有满腹的忧伤和痛苦，半天不出声。“怎么回事？”张体学见叶青有难言之苦，就叫赵秘书把他书房的门打开，给他们准备点茶，他要跟叶青在书房里单独谈。

他们在书房坐后，张体学说：“门关着的，就我们俩，你要信得过我，有什么话，不妨直言。”

“省长，你是了解我的。”

“废话，我不了解你，能叫你当厅长。”

“我叶青虽说不是共产党员，可我这辈子是卖给了党的，拥护党，忠心不二。”

“又是废话。不看你拥护党，能放心把这么重的担子给你挑？叶青同志，你知道我喜欢巷子里赶猪，直来直去。这半夜三更的，你找我，就是要说你拥护共产党吗？”张体学要他有话快说。

“不，我最近回了一趟家，看到有些情况，想跟省长当面汇报。我知道，我把下面的真情说出来，当‘右派’是跑不了的。我怕牵连省长你，所以只好在深夜来找你。”

“啊，有什么事这么严重！你就说吧，纵有天大的事，我兜着。如果有人要打你‘右派’，你就说还有个‘大右派’，他叫张体学。叶青同志，你放心，只要对人民有利的事，我来当‘右派’，不会推到你头上。”张体学还是那一丝不苟的军人作风，敢作敢为，敢打敢拼，一事当前，总是顾着下级，顾着人民，挺身而出。

叶青见省长把话说到这份上，他还有什么可顾虑的？

处在两个朝代的叶青，说起来情况也是很复杂。他既是共产党领导人、国家副主席董必武的学生，又是国民党信阳行政专员的女婿。他是地主出身，国民党将领李明方是他姨父，他又同情革命，帮过地下党，接济过不少穷人。国民党掌权那会儿，怀疑他是共产党，共产党来了，又怀疑他是国民党。解放前他在C城县中学当校长，听到有人说，他父亲在家放高利贷，逼债逼得许多人四处躲债，有的甚至要拿绳子上吊！他回家问他父亲收债的情况。父亲说，有些人欠债不还，还行凶耍蛮。叶青说，这还了得！种田还租，借钱还债，天经地义！“爹，还有谁家欠了我们的债，把债契给我，我去收！”父亲把债契拿出来，有100多张，都交给了儿子，叫他去挨户收。叶青拿了这些债契，就出门收债去了。

第二天，一百多个欠债人，全来到了叶家的院里，齐齐地坐在地上，叶父黑着脸出来，看儿子怎样收拾这些人？这时，叶青手里

拿着债契,出现在众人的面前。他喊了一声“乡亲们”,接着,声音就有些悲伤地说:“这些年,我们家里对不起大家,放高利贷,给很多家庭造成痛苦。现在,我爹也想开了,同吃一条河的水,低头不见抬头见,都是乡里乡亲,犯不着为几个钱弄得互相仇恨。今天请大家来,就说这件事:以前欠我家的债,全部一笔勾销。债契都在这里,当面烧掉,大家回去安心过生活。”说罢,就点起火,把所有的债契全烧了。

他父亲一时蒙了!“那是钱啦,多少钱!你狗日的疯了!”老头子正要发作,那些债户们忽然欢呼着,一拥而上,说叶老爷真是大好人,“救命恩人!”……说了许多赞扬老头子的话。老头子的满腹恶气,只好憋在肚子里。

就因为这件古书上所说的“大上在立德”的事传扬开了,叶青在教育界名气大振。建国后,他知道自己出身不好,是夹着尾巴做人的。他无意出去做事,只想在家“耕读”。县中重建时,教师们都想到要叶青“出山”,还是请他当校长。他拗不过大家拥护,领导信任,就又当了县中的校长。他上任不到三个月的功夫,祸从天降:学校出现了“反革命标语”。当时公安部门大为震惊,说是出了大案,就把全校教师的出身历史、社会关系等来了个“大盘存”,“盘”的结果,就怀疑到叶青头上。恰好就在这时,在一次“思想改造”的谈心会上,叶青又放了一炮,说“按照毛泽东的辩证观点,毛泽东思想也可以一分为二。”好家伙,毛泽东思想他也敢“一分为二”,难道毛泽东思想还有正确的和不正确的?于是一顶“反毛泽东思想”的帽子扣了来,被抓去下了大牢。

董必武到省里来,张体学向他汇报工作。讲到学校教育,就讲到省教育厅长因病去世,现在还没有厅长时,董老说:“我就是来给你送一位厅长的。他叫叶青,是我的学生,C城人,很有水平,人品也好,同情革命,当个教育厅长绰绰有余。他出身不好,可出身不由己,重在表现嘛!”

“董老，你说的这个叶青，可是叶家畈那个叶青？”张体学问。

“是呀，就是他，你认识他吗？”

“何止认识。”张体学想起抗战时期，在叶家畈和国民党保安司令程如怀的那次战斗。那个时候讲国共合作，一致抗日。根据国共两党的协议，张体学领导的队伍，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集团军独立游击第五大队。程如怀是做梦都想吃掉五大队。有一回，他给张体学打电话，要张把队伍调到叶家畈集合，他要去点名发饷。张体学看出了他的阴谋，佯称照办，却暗自把部队主力悄悄地转移了。为了麻痹敌人，张体学只留了一个警卫班，并不时和程如怀电话联系，引程如怀来包围叶家畈。张体学想，等敌人来了，再拍屁股走他娘的，叫敌人捕个空，我调头打他的屁股，说不准还能拣几支枪。谁知，程如怀心毒得狠。他暗自跟十五军的张淦勾结上了。张淦也早想吃掉张体学的五大队，就一下子调了一个师，把叶家畈给包围得水泄不通。张体学原计划脱身的一条路，也叫张淦的队伍给堵死了，真是插翅难飞。张体学原来听说过叶青烧债契解民之苦的传闻，就亲自上门，请求叶青帮他们脱身。叶青想了一会说：“张大队长，你们是抗日救国的，能看得起我，我能不能尽力么？我看这样：去年，张淦的队伍，有十几个逃兵，投奔到我家来，苦苦求我搭救他们。我看这些逃兵都是穷家子弟，怪可怜的，心里也过意不去，就给他们每人弄了一套便衣，发两块银元作路费，叫他们走了。他们换下的军服还在我家放着，现在，你们就穿了这些逃兵换下的军服，只要如此这般……”

张体学大喜！

程如怀和张淦正挥兵紧缩包围圈，眼看就要把张体学一口吃掉时，却忽然发现“张体学”骑着马，直奔夏家山去了。

夏家山，是坐落在叶家畈中央的一个孤山凸子，敌人把整个叶家畈都包围了，逃到夏家山，仍逃不出敌人的包围圈。张淦看见了“张体学”骑马上山，就像渔翁看见了鱼儿已上钩一样惊喜，大声呼

叫：“给我追，活捉张体学，抓活的有赏！”这时，张体学正率他的警卫班，就跟在张淦的屁股后面。张体学见张淦大叫，“活捉张体学”，他也跟着大叫，“活捉张体学！”“抓活的有赏”！

张淦挥兵追到了夏家山的山巅，士兵们一拥而上，抓住了那个骑马的“张体学”，张淦认识张体学，走近一看，不是张体学，是叶青。叶青抱怨地说：“嗨，张将军，你要快捉张体学呀，捉我干嘛？我也是来追他的。”“张体学现在何处？”“喏，过了狮子河，要赶快追！”张淦命令部队快追，追过了狮子河。

张体学见张淦的人过了狮子河，便乘机领着他的警卫班钻进了树林，安全脱险了。

现在，董老提到叶青，张体学就马上想到叶家畈的那次战斗，多亏了叶青的帮助，否则，他和他的警卫班早就没命了！叶青，他的救命恩人啊！他常想到他，可一直没找到他。

张体学告别了董老，就立刻把办公厅主任陈健找来，要他亲自到C城县叶家畈去一趟，设法找到叶青。“活的我要人，死了我要坟。”十天以后，陈健回来了，说：“叶青还活着，但此人有问题，还在坐牢。”“什么问题？”“现行反革命”。“啊！”张体学心里吃惊不小。

对陈健的汇报，张体学不敢不信，也不敢全信。他想了很多很多。社会是复杂的，人心是变化的，人啦，真是一个最难捉摸的未知数！可他转念又想，这个曾经同情人民，帮助过革命的知识分子，为什么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下，冒着生命危险要革命，为什么解放了，共产党掌了权，他变成了反革命？这是怎么回事？他百思不得其解。他要揭开这个谜。

“是反革命，我也要见他一面。”张体学说。

“省长”，陈健劝他说，“这不好吧，我怕影响……”

“怕影响什么？影响我的乌纱帽？那会张淦要抓住了我，吃饭的家伙都没了，还有今天这乌纱帽？我要当面问问叶青，共产党哪儿对不起他，他要反对革命？就这么定了，陈主任你准备一下，跟

我一起再到C城去一趟。”

张体学一行到了C城县，先调阅了叶青反革命案的档案材料，随后又到叶家畈、县中找人谈话，到监狱找叶青本人调查。案情弄得有点眉目了，张体学就把县委书记、县长、公安局长，以及与叶案有关的人员都请了来，要公安局汇报叶案的情况。

说到那“反标”时，张体学咬住不放，追问反标到底是不是叶青贴的？公安局长回答：“可以肯定是他贴的，他是地主……”“我没有问你他的出身成分，我是问你反标。你说是他贴的，有没有证据？”“现在证据还不充足，我们正在调查。”“啊！原来你们办案是这么办的！事情没有弄清楚，就先做出结论，戴上帽子，再慢慢调查？我倒是开了眼界啦！”公安局长听省长这话不对味，心里一震，脸色一阵泛白！在座的其他人也面有惧色！因为省里的干部都知道，张体学是个既可亲又可怕的人。你为人民做了好事，他喜欢起来，能高兴得把裤子脱了给你穿；你做了坏事，他嫉恶如仇，批评不过夜，叫你头上戴袜子——下不来！

“你们没有证据，我可找到了证据。”张体学对陈健说：“叫他进来。”

陈健出去了一会儿，就领着个十三四岁的小孩进来了。张体学指着这孩子冲大家说：“你们认识他吗？”“不认识。”“我知道你们不认识。现在是和平时代了，要在战争时期，你们的脑袋掉了，还不知道怎么掉的。那反标是谁贴的，你们问他吧。”

这孩子就是城里人，姓李，因家境贫寒，没有上过学，因而也不曾有大号，只有个小名，叫李牛娃。公安局长在脑子里搜索了好半天，才忽然想到，这孩子就是在县中门前擦皮鞋的小子。他问李牛娃：“你知道县中的那标语是谁贴的吗？”

“知道，是我贴的。”

“你！那是反标你知道吗？你说，是谁叫你贴的？”

“一个大人。”

“他长的什么样？”

“个子很高，戴眼镜，脸上有麻子。”

“你认识他？”

“不认识。”

“你不认识他，他叫你贴你就贴吗？”

“他给了我两块钱。”

说到这，张体学就叫李牛娃退下，他把调查的情况向大家讲了一遍。他说：“C城县确实有反革命，但不是叶青。指使贴反标的那个人叫刘三行，原是张淦手下的参谋长，他跑到省城，还是被我公安机关给抓到了。此人现在沙洋劳改农场劳改。我打电话到沙洋那边问了，刘三行早已承认某年某月，他在C城县中贴过反动标语，是雇一个小孩子贴的。”说到这，张体学又“乞求”地说：“叶案真象大白，叶青不是反革命，我想给他求个情，你们能不能给我点面子，把他放了？”

“……省长，此人思想反动，他反对毛泽东思想。”

“啊，反对毛泽东思想，可是罪该万死！说说他是怎么反对的？”

“他说，毛泽东思想也可以一分为二。”

“你们混蛋！”不知这句话怎么没说对，张体学突然地爆炸了！“啪”，一拍桌子，那桌子给震得浑身颤抖！桌上茶杯里的茶水，都震得荡了出来！人们给吓得鸦雀无声，呼吸都停止了！过了好一会，张体学才平静下来：“同志们，我们共产党干革命，怎么能这样干？公安局抓的反革命越多，就说明成绩越大吗？共产党是解放人民的，解放的人越多越好，不是专政对象越多越好。人家说毛泽东思想可以一分为二，有什么错？难道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绝对真理就对吗？社会还发展不发展？真理还发展不发展？世界上有绝对真理吗？糊涂人把明白人打成反革命，丢人不丢人！”他要公安局停止办公，先坐下清理思想，再清理冤案。